

# 父亲的木犁

韦芳春

在上世纪七十年代,每个生产队都有七八把木犁,木犁是给男性劳动力专用的。一个生产队有100多亩田地,一百多人吃饭靠这几把木犁来犁田、犁地。

我父亲在队里当生产队长期间,就有一把专用木犁,每年到农活季节,他都安排自己和队里的青壮年主要劳动力去犁田、犁地。父亲在队里当了三十多年的队长,直到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地到户后才得卸任。

随后分田到户时,他那把木犁通过抽签赎买回来。

木犁在自家的责任田用了三年,父亲就想换新的木犁。他不去街上买新木犁,而是到村子后背山去找适合做木犁的树砍回家自己做。在山上发现还未成材的树,等长大适合做木犁的,父亲就拿铁线去捆好固定弯形状,过了三年,树长大了再砍回来做木犁。

当年我还读高中的时候,寒假回家看到父亲喊村里的木工师傅来帮做木犁。父亲不会做,就负责后勤工作,剥花生、炒腊肉,师傅爱喝酒,喝几杯酒就不收工钱了。

新木犁做好后,父亲对我说:“明早去试新犁,顺便教你犁田。”那时候正是开春的时候。早上阳光明媚,父亲端了一桶放有米糠

的热水到牛栏给牛吃,牛喝完水后,父亲牵它出牛栏。牛看见新犁架在肩上,似乎明白要去犁田了,泪水不断往外流。我父亲摸摸牛的头,说:“今天就做半天工,教教新手的,你配合点就没这么辛苦的。”

父亲迎着朝阳、牵着黄牛走在前,我扛着犁跟在后,太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。来到田头,盛开的红花草在微风的吹拂下,向我们点头微笑。在田里,父亲边给牛装犁,边向我灌输实用理论,说:“你是在农村长大的男人,一生必须要学会犁田,以后你就靠这把木犁吃饭了。等你学会了用这把木犁,这把就交给你,我就放心了。”

父亲对我说,犁的一端是人,一端是牛。如果牛不直直地走,就靠牛绳来拉它的鼻子或拍它的身子,绳子就像车的方向盘。田,犁深犁浅全靠犁的撑柄,要犁田深的,人就把犁的撑柄抬起,犁铧就深深插入土层;想犁田浅的,就把犁的撑柄往下压,犁铧就往上窜。

父亲自从教会了我犁田后,后来的日子又教我学会犁地、耙田、打木滚(平整水田的农具)等用牛的农活。

农忙时节,艳阳高照,汪汪水田,白鹭翻飞。父亲在水田里,他驾起牛,扶着木犁,紧



握犁的撑柄,扬起牛鞭,吆喝一声,牛就奋力往前,犁铧就翻起一块块泥土,掀起一道道水波。四月的天气说变就变,突然雷声隆隆,雨声淅沥。父亲连忙叫停黄牛,他头戴斗笠、身披蓑衣,又继续犁田。雨点打在水田里溅起一朵朵水花,父亲见雨越下越大,挥舞的牛鞭发出“叭叭叭”的响声。牛鞭声与雷电声、风雨声、水花声连成一片,合奏成一曲风雨中耕耘的乐章。

父亲的一生,都在与木犁打交道。他一有时间就往山上跑,见到适合做木犁的树就砍回来备用。父亲人很随和,平易近人,他的木犁很好用,几乎全村人都借他的犁用过。

随着时代变迁,木犁渐渐退出农耕舞台,铁犁、耕田机相继登场。那些牛耕人犁的岁月,却永远烙印在经历过的人们的记忆里,成为挥之不去的乡愁……

## 老吴翻身记

吴海音

在王美屯一个空旷的停车场旁,有一座摇摇欲坠的旧瓦房:墙壁斑驳脱落,每逢雨天,屋外大雨倾盆,屋内细雨如丝,盆盆罐罐摆了一地,叮叮咚咚地奏响生活的悲歌。这里,就是老吴曾经的家。

老吴年近六十,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,每一道纹路都诉说着往昔的沧桑。他的第一段婚姻如同一场漫长的噩梦。妻子为他生下四个孩子,三女一男。大女儿和三女儿初中刚毕业,便因家境贫寒,无奈早早嫁人,像两只羽翼未丰的雏鸟,匆匆飞向未知的天空。二女儿凭借顽强的毅力读完幼师,本以为能为家庭带来转机,却因长期承受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,不幸患上重病,被送进了精神病院,成为老吴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。儿子更是让老吴操碎了心,在职业学校尚未读完,便早早踏入社会,年少的他调皮捣蛋,21岁便步入婚姻的殿堂,23岁就成为了两个孩子的父亲。然而,这段婚姻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,24岁的儿子因性格不合与妻子分道扬镳,留下两个年幼的孙子,如同两座沉甸甸的大山,压在了老吴的肩头。

五年前,由于操劳过度加上生活的不如意,老吴的第一任妻子因突发重病不幸离世,撒下这个风雨飘摇的家,只留老吴独自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。生活的重担让他喘不过气来,为了逃避现实的痛苦,他常常借酒消愁,甚至沉迷于赌博,试图在赌局中寻找一丝慰藉,却一次次输得倾家荡产,生活陷入了更深的泥潭。

命运的转折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。在一次村里组织的集市活动中,老吴结识了一位善良的企业家,他决定伸出援手,给予老吴经济上的资助,还为他提供了一份在木材企业担任中层管理人员的工作机会。凭借着出色的口才和善于与人沟通的能力,老吴迅速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。他每天早出晚归,虚心向同事请教,努力学习管理知识,很快便在公司站稳了脚跟,也领到了不菲的年薪。

与此同时,老吴迎来了第二段婚姻。第二任妻子身材高挑,眉眼清秀,同样有着离婚的经历。她珍惜与老吴的缘分,决心和他携手共度余生,一起面对生活的挑战。

为了改善居住条件,妻子四处奔走,向村委会申请了危房改造资金。拆除旧瓦房的那天,阳光格外明媚,仿佛预示着美好的未来。老吴和妻子站在一旁,看着尘土飞扬,心中满是对新生活的憧憬。施工期间,老吴只要一有空就会来到工地,帮忙递材料、打下手;妻子则负责为工人们准备饭菜,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。

经过几个月的努力,一幢崭新的二层半小楼拔地而起。两人精心挑选了便宜却美观的瓷砖,对楼房内外进行了装修。曾经破旧不堪的家,如今焕然一新,宽敞明亮的客厅、整洁舒适的卧室,处处洋溢着温馨的气息。

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,老吴彻底戒掉了赌博的陋习。儿子在家人的鼓励下,也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,开始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老吴的孙子们在奶奶的悉心照料下,健康快乐地成长。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,其乐融融,欢声笑语回荡在每一个角落。

在一个月色如银的夜晚,老吴独自坐在院子里,望着那座崭新的楼房,心中感慨万千。一阵微风吹过,带着春天的气息,老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。他相信,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,未来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。



## 纸鸢舞春

诗

歌

## 山村春归早

覃柳雄

阳光温和地抚摸着大地,细雨与山川缠绕绵绵,微风与花草树木四处约会。

婉约的山溪已悄然长大,此时的它还未学会闹腾、喧哗,泛闪着胖嘟嘟、笑盈盈的脸。

去年成亲的那对小燕子,携几带女飞回了南方的娘家,它们忙碌于街泥装修新房,它们优雅穿梭于天空,

裁剪着杨柳嫩绿的纤纤细发,梳理着时光五彩的梦想。

牛儿憋足了整个冬天的力量,踏着主人的声声呼唤与阡陌共舞,翻腾的泥土散发着岁月的芬芳,农家一年的希望纷纷播种。

一群红领巾叽叽喳喳地走过古石桥,他们的纯真笑语触放了小鸟的婉转歌喉,他们的活泼烂漫灵动了蜂蝶的翩翩舞姿。

山村的春天在新芽破土探头时苏醒,山村的春天在桃花盛开的依偎回眸中闪亮,山村的春天在车水马龙的繁华里绽放,

山村的春天在水车旋转的歌谣里绽放,山村的春天在人们的期盼中款款归来。

## 作业本里的星光

黄金秀

开学第一天,陈小满像一片被风吹歪的枫叶,右手斜斜拿着书包,斜斜倚在教室门口。她的马尾辫扎得松散,细碎的刘海下,眉毛低垂,一双眼睛盯着自己来来回回磨蹭的脚尖。我递过去的班级名单在空气里悬了许久,纸角被穿堂风掀起细小的褶皱。

作业本是我们最初的暗号。这个总缩在教室后排的女孩,周记里永远只有两行歪扭的铅笔字:“今天下雨了。妈妈没来接。”我在句尾画了只撑着一把红伞的小熊,蓝墨水在粗糙的纸页上洇开。第二天翻开本子,空白处多了枚指甲盖大小的四叶草,铅笔描的茎叶还带着犹豫的毛边。

一个周五的黄昏,我抱着一摞作业本在走廊上撞见她蹲着系鞋带。暮色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重叠在印着卡通贴纸的书包上。“老师,”她忽然仰起脸,鼻尖沁着细汗,“周记里的小熊,能教我画吗?”夕阳穿过她翘起的睫毛,在脸颊

投下颤动的金箔,我微笑着点点头。她轻轻拉着我的衣角,眉梢压不住向上扬起。

课间操时,我开始留意那个总跳错拍子的小小身影。她甩马尾辫的弧度像初学写字的孩子把握不好顿笔,却意外有种笨拙的可爱。有次她将红领巾系成了蝴蝶结,我装作没看见。隔天,我的办公桌上多了块包着作业纸的牛奶糖,展开糖纸,里面裹着张皱巴巴的简笔画:穿裙子的老师牵着戴红领巾的小火柴人。

冬至那天飘着冷雨,我在校门口遇见攥着伞柄发愣的她。“伞骨折了两根。”她鼻尖冻得通红,说话时呵出团团白雾。我蹲下来把伞骨掰直,冰凉的金属沾着雨水,忽然想起母亲从前也是这样修我的蝴蝶发卡。那个傍晚,我们共撑一把小红伞,我悄悄把倾斜的伞柄往她这边推了推,她仰起头,眼里的小星星亮晶晶的。

学校“六一”联欢会上,陈小满躲在

幕布后揪揪布穗子。我拉着她的小手一起到舞台中央时,她耳尖红得像要滴出血来。童声唱到“夜空中最亮的星”时,她突然转头望向我,眼里的光比头顶的彩灯更亮。后来我在她的作文里读到“王老师的眼睛会下星星雨”,蓝黑钢笔水漫过方格纸,洇成一小片温柔的夜空。

六月蝉鸣最响的午后,她轻轻推开办公室的门。毕业相册躺在桌上,扉页夹着张水彩画:穿白色连衣裙的老师身旁,戴红领巾的女孩裙摆飞扬。画纸背面铅笔字工工整整:“下雨小的时候,我会记得怎么修伞。”

如今批改作业时,我总在某个恍惚的瞬间期待遇见那歪扭的铅笔字。窗外的香樟树叶随风沙沙作响,仿佛还是那个马尾辫松散的女孩,正踮脚在周记本里埋下四叶草的种子。有时候月光漫过办公桌,那些蓝墨水勾勒的小熊、糖纸包裹的简笔画,都在静谧中苏醒,化作照亮岁月的点点星光。

小汽车像一头老黄牛,在蜿蜒的乡间小道上喘着粗气。后备箱里塞满了我十几年的家当——一口掉了漆的炒锅、起球的被褥、几本卷边的旧书,还有一台叶片发黄的老式电风扇。这些物件跟着我辗转多个乡镇,如今又要重新安家了。车子颠簸着,我的心也跟着上下起伏。

天盖山的树林真密啊,密得连阳光都很难透进来。随着车子在盘山路上越爬越高,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我迷路了……在林间小路上转了一个多钟头,导航时断时续,像极了村里时好时坏的手机信号。

当我第三次返回小村庄同一个岔路口时,骑电动自行车的大叔忍不住笑了:“小姑娘,你已经在这里转了几圈了。”我羞愧地说:“又走错了。”他边说边用粗糙的手指在空中比划着,指点我往村庄后面走,绕过一片甘蔗地,再经过几个村庄,村委那栋灰白小楼便豁然眼前了。

同事们抢着帮我搬行李,箱子沉得很,装着我这些年的漂泊。他们黝黑的手臂上青筋凸起,却轻松地拎起箱子往楼上走。我有些窘迫,连声道谢。他们只摆摆手:“不用客气,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”

周五的黄昏来得特别快。同事们骑着摩托车“突突”地离开后,偌大的村委大院突然安静下来。我站在二楼的走廊上,看着夕阳给远处的甘蔗地镀上一层金边;不知名的鸟儿在树丛里叽叽喳喳,比城里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还要热闹;宿舍后窗正对着一片甘蔗地,夜风裹挟着甜腻的气息渗入屋里,熏得人发晕。

“小黄,听说你今晚一个人在村委住,怕不怕?晚餐有吃的吗?我拿点菜给你。”“谢谢书记,冰箱里还有很多菜,我也吃过晚餐了。”谢过村支书的好意后,查看手机,发现有两个未接电话和一条好友申请。离家百里之外,一句关心的话心里格外温暖。

夜深了,甘蔗的甜香从窗缝里钻进来,混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。我躺在床上,十几年的光阴在眼前走马灯似的转。从乡镇到县城,再从县城回到村里,这些年像在画圈,绕着我进入梦乡。

翌日清晨,我被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叫醒。宁静的村庄正在苏醒,几个早起的妇人已经在河边捶洗衣裳,谈笑声在晨雾中回荡;几个孩子正在文化广场上追逐打闹,扬起的灰尘在阳光里闪闪发亮;更远处的甘蔗地里,几个戴草帽的身影时隐时现……村民们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,几个素不相识的村民还热情地招呼我到家里吃饭。

回到村委,我翻开泛黄的驻村工作档案,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这里的故事:泥泞的村道变成水泥路,歪斜的土坯房变成整齐的砖房,陈旧的办公楼改建成崭新的综合楼,还有村民们围在新修的文化广场上,笑容比背后的横幅还要鲜艳……

“桌上的水果刚刚摘的,甜着呢,随便拿去吃。”村支书又发来一条信息。我剥开一个金灿灿的沃柑,清甜的果香立刻在办公室里弥漫开来。

夜幕再次降临,窗外的甘蔗地在月光下泛着银光,夜风送来沙沙的响声。

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,我似乎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。那些曾经的不甘与犹豫,此刻都化作了前行的动力。我知道,这段驻村岁月,必将成为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

(本版图片均为AI制图)